

隔壁邻居

王 禾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隔壁鄰居

王 禾 著

胡祖清繪圖·裝幀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文0067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1/4 字數 2000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4,000 定價(3) 0.12元

比親哥倆還親

柳樹吐芽了，小草從地里鑽出來了。柔和的風輕輕吹來，枯萎的野草就得趕緊彎下腰；要是落一場小雨，那些新生的小草就顯得更綠了。

我們屋後那個小山岡，又開始惹人喜愛了。每天中午和傍晚散工的時候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哥哥姐姐們，路過這裡，總要在山岡上站一會，四下眺望，嘴里還高聲唱着“春耕小調”、“十二月忙”……這一切都告訴我們，春天已經悄悄地溜進了我們的山村。

爬過山岡就是我們的學校。我和楊有寶上學，天天路過這座小山岡。它是我們遊戲和休息的根據地。

提起楊有寶，我就會記起那個笑話。有一天放學，

楊有寶在前面假裝開拖拉機，我在後面假裝耣地。路旁兩個解放軍叔叔見了，一邊笑着，一邊問：

“喂，小傢伙，你們是哥倆嗎？”

“嗯，是親哥倆。”楊有寶說完回頭睜睜我。

真怪，好多人看見我們都說是哥倆。不知道為什麼。

我記得從我會走路的時候起，就成天和他在了一起玩。那時我們兩家合用的大院子，很是寬敞；就是兩家的房子中間隔着厚厚的牆。我曾經這樣想過：要是我有力氣，我一定把這道牆拆開，兩家干脆住在一座屋子裡。

有一年夏天。那時候我才八歲，楊有寶才七歲。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，一天午飯後，我們兩個人同到小山岡上去玩。一只松鼠從我們身邊穿過去。我們決定活捉它。

楊有寶把白布衫脫下來，我手里握緊了木棍，就從兩面夾攻松鼠。抓呀，抓呀，結果松鼠從他那邊跑掉了。於是我就埋怨他：

“你真沒用，多好看的小松鼠放跑了。”

他說不能怨他，是松鼠跑得太快。

就因為這件事，我們吵了架，一連兩天沒有說話。後來媽媽告訴我，楊有寶和我是表兄弟——他媽媽是

我姑母，他管我爸爸叫舅舅。从此我才知道，我們不光是隔壁鄰居，也是親戚。很快我們就又在—塊兒玩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日子，我們到底一起抓住了一只松鼠，它是一只花鼻梁的松鼠，美丽極了。我們特意給它做了个木头籠子，挂在屋檐底下。天天喂它，保护它。

鄰居小朋友們都非常羨慕我們有这只小动物。他們常來看它，擺弄它。他們問：

“誰捉的？”

“是我和楊有宝一起捉的。”我一边說，一边給他們表演捉的姿勢。

小苗出土節節高，我和楊有宝越長越大了，—塊走進了學校，吵架的事也越來越少了。有时候虽然吵几句，但很快就好起來。因為我們已經是五年級的学生了。

說起來也真有意思，从一年級到現在，我們就在同一个班里學習。今年开学排座位，又是同座位。这也不奇怪，我今年十四歲，他虽然比我小—歲，个子高矮还是差不多。

我們倆的學習用具也不分家。爸爸給我買的那枝金龍鋼筆，他常使用。有时候，就是不寫字，他也喜欢从我衣袋里抽出看看，撫弄—会，再还給我；他有一个金黃色的三角板，做算術題，我就用它画等号、打格子。

我們的友誼比親哥倆还親。



二 雜費和土豆

奇怪的是兩個爸爸。他們很少在一塊談談笑笑，也不到一塊研究个什么事。

難道大人都这样嗎？

爸爸和別人嘮叨的時候，總是連說帶比划，心里有什么就說什麼，一說就是一大套。我媽有時看不慣，就說：

“你这个直心眼的，就不能少說几句。”

鄰居也常管我爸叫“直炮筒子”。可是他一看見姑父，話就像被什么擋住似的，說不出來。常常是姑父問一句，他才答應一句。

姑父是个不好說話的老庄稼人。人家說三句，他只說一句，不过这一句却常常會引得人們哄堂大笑。他生氣的時候和爸爸相反，不是嘮嘮叨叨的，而是恨恨地說一句，就不吱聲了。遇到這時候，楊有寶反倒有些害怕，就得趕快躲開。

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楊有寶。楊有寶一跺腳說：

“是啊，我也有这么个感觉……”他說着，心里像想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似的，沉默起來了。我終於想出了个办法，決定去問媽媽，媽媽會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一天吃过晚飯，我偎在媽媽身邊，硬着頭皮問：

“媽。爸爸和姑父從來就不在一塊說說嘮嘮的嗎？”

媽媽楞了楞，好像我不該這麼問似的。

過了一會，她若有所思地說：

“提起這個，事情可就多了。”媽媽停了停又說：“你姑父剛從蓋平縣搬來的時候，他們很好。後來兩家越來越不能處在一塊兒了。從幾年前為了牛吃秧苗的事鬧別扭後，他們倆總是歪鼻子扭臉的。”

最後，媽媽告訴我這樣一段往事：

那是大前年春天，我們開學後的一個星期日，柳霞老師到我家收雜費。爸爸把腰包里的錢掏出來數一數，還缺七角五分錢。

“柳老師，你少坐一會兒，我去借一借。”

柳老師看爸爸錢不夠，趕忙攔阻說：

“不必借了，以後學生上學捐去就可以了。”

可是爸爸已經走進楊姑父的屋里。

楊姑父正在長條板凳上磨鐮刀，見爸爸急急走進來，以為又發生了什麼事，忙問：

“有事嗎？”

“借幾個錢，學生納雜費。明後天就還。”

爸爸把借錢的理由和還錢的日期一下子都說了

出來。

楊姑父嘆了口氣說：

“錢，一分也沒有，有寶的雜費也沒交。”

說着，又嘩嘩地磨起鐮刀，像不願搭理人似的。——其實，他跟誰都是這樣。

爸爸氣得眉眼一皺，回了家。柳老師走后，他就嘮叨起來：

“什麼親戚！什麼近鄰！像這，隔堵牆壁也借不着光。往后啊，誰也不再求誰啦……”

媽媽也火上加油：

“嘿，不借就不借唄！——誰叫你跑去瞎求情！”

兩家就越來越不順勁了。

媽媽講完了這段事，還囑咐我：

“你可別出去亂講啊！”

“他們是真的沒有錢，那一年楊有寶的雜費還是借的呢。”

“哼，你知道什麼！人家那年春天賣了好幾十斤落花生，那是屬螃蟹的——肉在里头。”

媽媽說的似乎滿有根據，我也沒有話可以再反駁了。

不過我總想，事情過去很久了，他們也該忘掉了，因為我和楊有寶吵架以後，幾天就好了。

听了媽媽的話，我才想起前几天那回事。爸爸很早起來，背着半袋子土豆就出去了。等回來的时候，口袋里裝的还是土豆。一進門就說：

“好好攔起來。”

媽媽接過來，轉身就倒進板柜里。好像怕誰看見似的。

“媽媽，这土豆是干什么的？”我大声地問。

“別吵吵，你爸爸不讓亂說！”媽媽的嘴对着我的耳朵，“这是在外边換來的好土豆，栽上它就会結挺大的土豆。”

“一个能有半斤重嗎？”

“嗯。”媽媽不在意地答应了一声，便趕忙叫我去吃飯。

兩天后的中午，剛吃過飯，楊姑父嘴里叼着烟袋走進我們屋里。媽媽在家，爸爸也在家。

“有宝他舅，听說你換來些好土豆种，勻給我几斤不好嗎？”姑父低声問。

“沒有，沒有！”爸爸連連搖頭，“誰說的？那是我的土豆种不够用，前天在孙家堡子買來的。不是什么好种。我还想讓你給我捎帶換点呢。”爸爸一說又是一套。

姑父只好悄悄地走了。我真想追出去告訴他是怎

么回事，可是媽媽瞪了我好几眼。

我真有点納悶，这算什么親戚鄰居呀。

不管他們，我和楊有宝还是親密的朋友。

三 三人小工厂

早晨，媽媽还没起來做飯，我就醒了。

揉揉眼睛，眊眊窗外，又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。

我躺在炕上，想起了学校里的事。

自然課多有意思，我真喜爱这門課程。崔相君、韓大文、周光正也都爱上自然課。楊有宝更不用說，老师做实验的时候，他总是挤在最前头。講到“水車”那課，做实验的时候，老师叫他帮忙。他呢，乐極了。他說他看的可准了：水往槽里一倒，接着水就从小眼兒里流出來，流出的急水，正好冲在水車輪子上，齒輪就呼呼地轉起來，还帶动了另一个齒輪。

課本上还講到电，講到電池呀，电动机呀，电报机呀……

昨天放学路上，楊有宝說：

“做电报机該多有趣啊！”

当时我們决定，周光正、楊有宝和我三个人合做一台电报机。

吃完了早飯，日頭從東山後爬出來了。

爸爸要進城去買鏟子、鎬頭什么的。城里離我們家只有五、六里地。他要帶我去，還說：

“去吧，給你買架小飛機。”

上城里玩玩，倒也不錯，可是電報機呢？再說，跟爸爸一塊走路也怪沒意思的，他總是嘮嘮叨叨的：“烏鴉叫地皮干了……谷雨種大田了……”跟他講電報機的事他是不懂的。我決定不去。

爸爸自己走了。

楊有寶拿着自然課本笑咪咪地來到我家。周光正也來了，他說：

“聽說我們要做電報機，韓大文也要來參加。”

“不要他！不要他！”楊有寶不同意。

“為什麼？”周光正歪著頭疑問地問。

“為什麼——”楊有寶重複了一句，學著老師說話的口吻，拉長了聲調，“這還不明白嗎？就是因為他自高自大，瞧不起別人。”

“是啊。”這一提，我們也想起來了，他好在同學面前說：“你們哪，你們不行呀……”

像他這樣，電報機怎麼能做成呢？決定不帶他。

我們給這工作起了個名字：“三人小工廠”。

“得有廠長呀！”周光正提議，我就跟他遞了一個

眼色：

“选楊有宝当厂长！”

接着厂长就指定我当设计师，周光正当管理员。

电报机做倒是不难，材料怎么办呢？做电报机需要木板、小钉、漆包线，还有弹簧什么的。这些东西到哪儿去找呢？于是厂长就领导我们讨论。

周光正说：“我有木板和小钉。”

楊有宝说：“我拿漆包线。”

线圈和弹簧是我的事。

材料全了，第一道难题解决了。大家把材料凑在一起，就在我家动手做起来。先做发报机，后做收报机。

楊有宝像个有经验的老手，一声不响地忙碌着，有时也抬头问我们：

“这样做行不行啊？”

我们分工合作，我负责做线圈。

我们做得可起劲呢，做一会儿，厂长还要亲自检查一遍。这样大家做得更用心了。

手指头累疼了，决定休息五分钟。周光正突然说：

“不，我不当管理员，我要当王崇伦。”

楊有宝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珠，眼珠一转说：

“我也不当厂长，我要当韩恩。”



我告訴他韓恩是農業勞動模範。他正經地說：

“是呀，我就要當勞動模範嘛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媽媽也笑了。媽媽直說：

“吃飯吧，吃完了飯再做。”

日頭故意和我們作對，很快就鑽進了西山。

晚上，爸爸要睡了。他直說：

“睡吧，時候不早了，明天再做吧。”爸爸對我們做的東西不大感興趣。

怎麼說，我們也不肯放下。怕吵得大人睡不着，找材料的時候，就輕輕地拉抽屜；說話的聲音盡量放低；對方聽不清，就用手比划；釘小釘怕太鬧，周光正就找了塊鐵板，用力把釘子往木頭板里壓。

媽媽被我們感動了：

“孩子，輕點兒，我幫你們。”她擱下手里正在捻的麻綫，也幫我們找電綫、找鐵絲。

我們都累得出汗了。

各家的燈都熄滅了，大人們都睡覺了。我們決定明天再做。

四 菜園里的糾紛

黃綠色的山坡上，粉紅色的杏花一簇簇地出現了。

媽媽說，緊接着桃花也要開放了。冬眠的大地，立刻蘇醒過來；春耕的人們開始在田野上忙碌了。

几天前，我們又捉到了一只漂亮的小松鼠。

學校放春假了。我們樂得蹦起來，因為電報機很快就可以做成了。

爸爸偏偏讓我下地干活，他說：

“我們要用犁杖翻菜園子的地，你給牽牲口。”

我不滿意地問：

“楊有寶呢？”

爸爸說，楊有寶也幫他爸干活。並且安慰我說：

“等菜園子的地翻好了，你們再干你們的。”

看起來還是參加合作社好啊，前堡子的學生回家還有做作業的時間。

媽媽也到菜園子里干活。她不讓我牽牲口，讓我用木頭棒子打土疙瘩。我很同意，大犍牛也欺侮我長得小，我牽它的時候，它不是搖搖頭就是晃晃角；媽媽牽它，它就很老實。

爸爸脫去了夾襖，穿了一件褪色的青小褂，用心地扶着犁把，眼睛直睜着翻過的地壟，看來比姐姐綉花還仔細呢。我望得出神了。犁杖走到地頭，爸爸望望翻過的新土，好像很滿意，那種神情和我們在課堂上得了五分差不多。他看我還沒動手，忙說：

“喂，快打吧，还站着干什么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动手敲打这些硬土块。有时棍子震得手掌微微发疼，就得用嘴哈一哈再干。

爸爸已经踹第四壟了，我两壟还没打完。我就哈下腰快些打，不多工夫，追上了犁杖。于是我停下来歇歇。爸爸不肯让我歇着，他说：

“把翻出来的大石头往外揀一揀。”爸爸就是这样，干活嘴也不闲着。地里根本没有石头。

楊姑父腰上系条青色腰带子，紧挨着我们踹地。人家一声也不响，只是嘴里偶而赶牲口：“架架！”有时还用棍子敲打那条白肚子牛。

楊有宝在地头拔草，看我站着瞪他，他向我招手说：

“来，我把鞋里的泥倒出来。”

我撂下棒子跑过去，凑到他跟前，他扶着我的肩膀，脱掉一只鞋朝外倒泥。

突然传来了爸爸的喊声。楊姑父也张开双手挡住我们的大犍牛。

“怎么，这怎么是你的地呢？再踹一壟才是你的呢！”爸爸气愤地说。

“其实去年种菜的时候，你就占去半壟，今年还要……”姑父甩着头说。他生气的时候，好用动作表